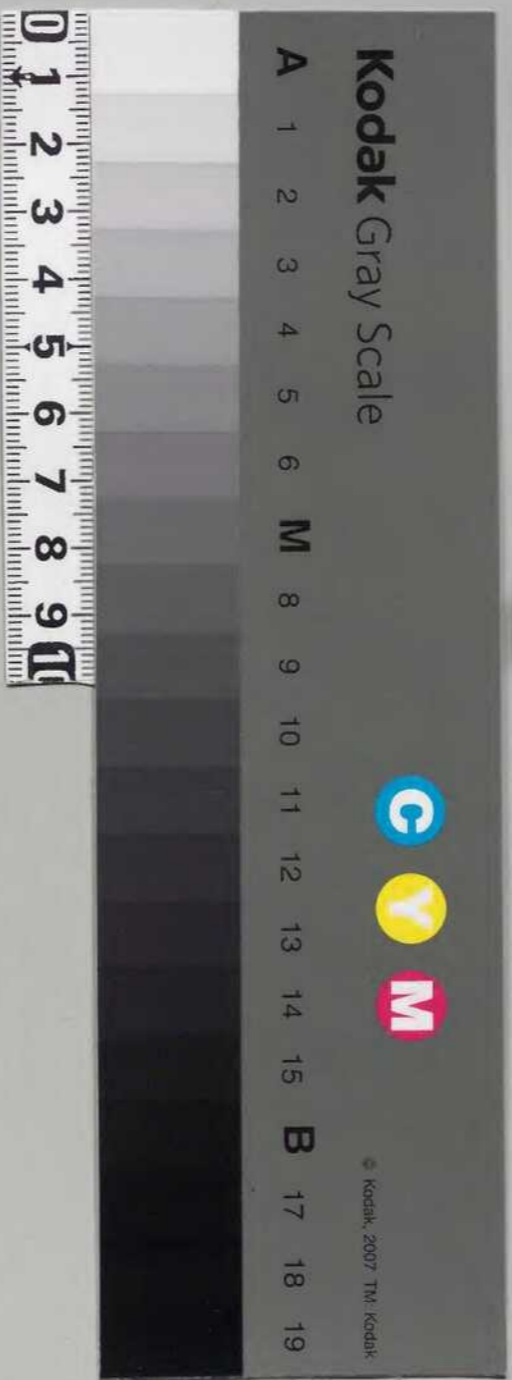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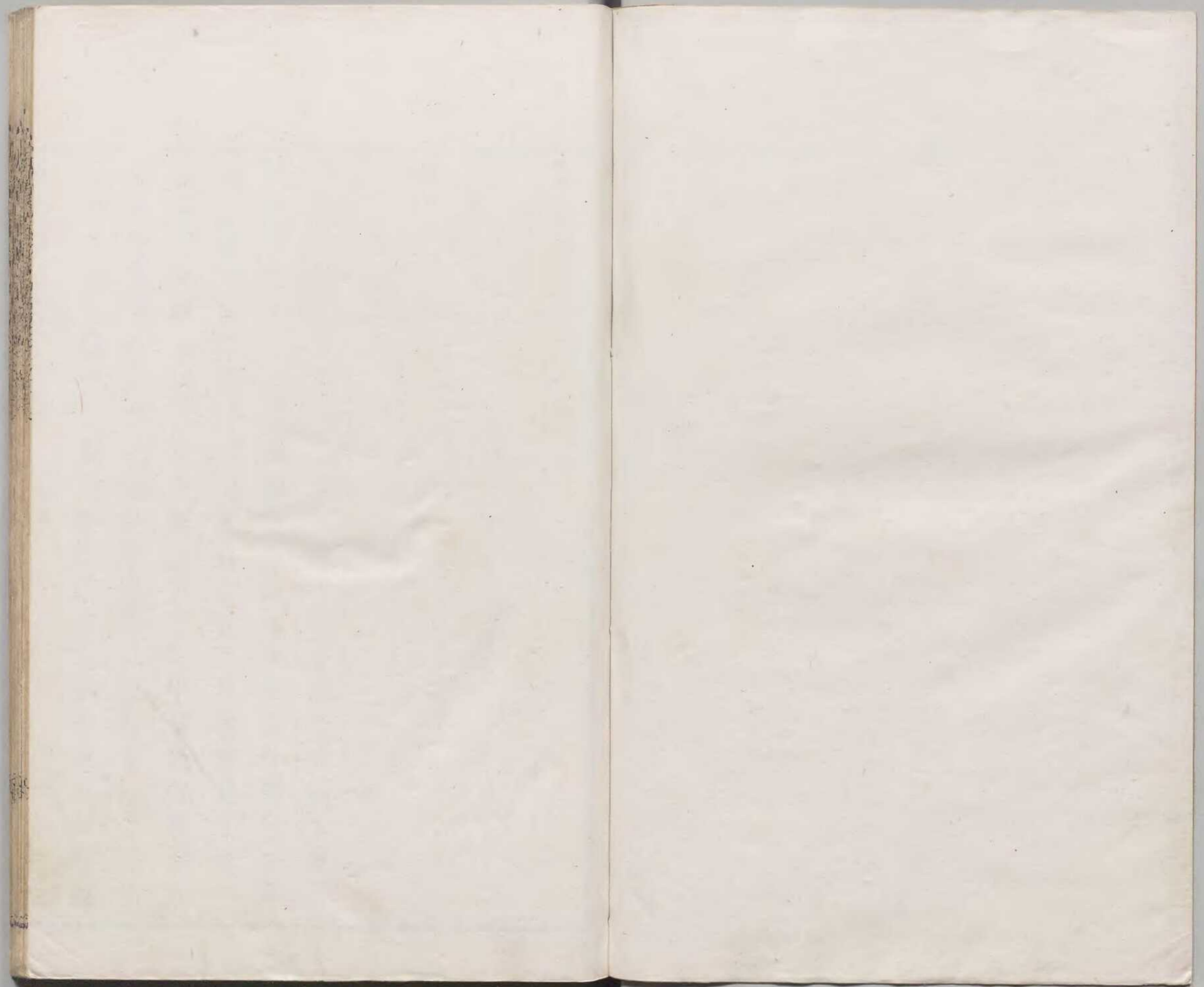
湖廣通志

藝文序

自百二至百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4208
冊數	100 (90)
函號	史 130 1





廣通志卷之一百二

藝文志

序

明

四遊集序

王世貞

京山李本寧氏年弱冠而
 以進士讀中秘書晉領太史者
 幾十年以出入燕趙地縱
 觀西山八陵及禪林蓮勺之勝
 則其集宴饌別紀事標志
 之篇十而八覽眺之篇十而二
 其編曰北遊而竟以失絳
 濯意出秦關中紫薇省遷副其
 臬專督學事往來於三輔
 秦隴間得以窮終南二華昆明
 太液之蹟蓋關中之篇與
 輞軒所采十各得五其編曰西

胡廣通志

卷之一百二

藝文

遊乃至移省中州以方伯公憂服除不仕買輕舸而東弔
鸚鵡歌黃鶴陟匡廬泛彭蠡轉入猗中晤汪伯玉遂宿黃
山白嶽下錢塘徜徉於三竺六橋者兩月餘翩然而訪我
東海眺覽之篇十而六期集贈別十而四而關中不與焉
其編曰東遊本寧之訪我畫出其三編而曰別子且汎太
湖登縹緲莫釐之顛而觀日月出沒因轉之陽羨探張公
善權玉女之幽竒退而受簡以足東遊之所未備然後歸
歸則循洞庭升衡嶺度大庾而謀宿羅浮且竟嶺右之名
山水著之篇什則當曰南游編合之爲四游集是集也序
當以屬子而聞子行有筭劄戒以子今序則恐不能四以
待子異日則恐不及子矣何余竟得卒業焉見其北游之

編宏俊爽暢若子虛之新奏西游之編鉅麗沈雄與上林
爭勝而至東游則神逸而志凝盡祛朝市之翳而納以山
川之靈幾於化矣因作而嘆曰昔嚴夫子有云州有九游
其八斯本寧志哉然未聞其能鑄辭摠蘊如本寧也子長
之游庶幾矣夫其所自述十歲而誦古文二十而南游上
會稽探禹穴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
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歷乎邾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
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邛笮昆明還報命當時不
知其所記者何許所咏歌者何許第史記之文成而儒林
先生若以爲得遊助其後李白自翰林供奉出而浪跡於
太行之東遂下金陵栖匡廬航牛渚武昌之南夜郎之北

無所不寄暢而其詩遂融於唐又焉知非得遊助也本寧
今之太史公也而又李姓自供奉出其跡亦相似吾不暇
辨其詩若文視二君子何若意者殆兼之矣南游之不知
然觀日勝思日益竒以此爲二君子夫又何難哉本寧年
未四十而至上大夫官貴於二君子甚吾欲以誇本寧本
寧當受也

本草綱目序

王世貞

紀稱望龍光知古劍覘寶氣辨明珠故萍實商羊非天明
莫洞厥後博物稱華辨字稱康析寶玉稱猗頓亦僅僅晨
星耳楚蘄陽李君東壁一日過予弇山園謁予留飲數日
予窺其人晬然貌也癯然身也津津然譚議也真北斗以

南一人解其裝無長物有本草綱目數十卷謂予曰時珍
荆楚鄙人也幼多羸疾成鈍椎長耽典籍若啖蔗飴遂漁
獵羣書搜羅百氏凡子史經傳聲韻農圃醫卜星相樂府
諸家稍有得處輒著數言古有本草一書自炎皇及漢梁
唐宋下迨國朝註解羣氏舊矣第其中舛繆差譌遺漏不
可枚數迺敢奮編摩之志僭纂述之權歲歷三十稔書攷
八百餘家稿凡三易複者芟之闕者緝之偽者繩之書本
一千五百一十八種今增藥三百七十四種統爲一十六
部著成五十二卷雖非集成亦粗大備僭名曰本草綱目
願乞一言以托不朽予開卷細玩每藥標正名爲綱附釋
名爲目正始也次以集解辯疑正誤詳其土產形狀也次

以氣味主治附方著其體用也上自墳典下及傳奇凡有
相關靡不備采如入金谷之園種名奪目如登龍君之宮
寶藏悉陳如對冰壺玉鑑毛髮可指數也博而不繁詳而
有要綜核究竟直窺淵海茲豈僅以醫書觀哉實性理之
精微格之通典帝王之秘錄臣民之重寶也李君用心
加惠何勤哉噫砥玉莫剖朱紫相傾弊也久矣故辨專車
之骨必竅魯儒博支機之石必訪賣卜子方著弇州卮言
意搏古如丹鉛卮言後乏人也何幸觀茲集哉茲集也藏
之深山石室無當盍鐫之以其天下後世誅太元如子雲
名

贈水部周漢浦僉按還朝序

張居正

荆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鱗萃稱會區焉
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甲令甲釐宿
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張子曰
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畧曰古之爲國
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
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然
至於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農農夫
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執政者患之於是計
其貯積稍取其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
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摧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
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關徼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

歲用率數百萬天子肝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於是徵發繁科急於救燎而權使亦頗務益賦以濟其匱賦或溢於數矣故余以為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腕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訕苟不務除其本而競效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惟周子可以為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於江上徵余言以為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為議論者如此

張太岳集序

沈 鯉

太岳張公集數十卷即公之相業也當時主上以冲齡踐祚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感上恩遇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嫌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焉而不行之法十餘年間海宇宴清蠻裔賓服不可謂非公之功也惟是人情憚檢束而樂因循積玩既久一旦以法繩之若見以為苛而公持之益堅爭之益力以

是遂與世齟齬而又一二非常之事有衆人未易測識者其跡不無似復似少容似專權似純任霸術似與金革變禮終未盡合上一時雖優容實已不能無疑比公既謝世言者益講張其詞上眷寵始移而公家之禍於是不可解矣至今觀場者猶多煩言顧其先法後情先國事後身家任勞任怨以襄成萬曆十年太平之理我明相業指固未易多屈也藉令後人循其已定之規模而但稍濟以寬緩亦自可以收拾人心保固元氣顧乃不深惟其終而但畏多口遂盡反其所爲以取悅一時卒使紀綱陵夷浸淫以至今日幾無法矣世道人心識者有隱憂焉誰階之厲豈非公之罪人哉公生平不屑爲文人然其制作文亦非文

人所能爲濡毫伸腕悉經世大猷自奏對代言在天子左右蘭臺石室外遭禍後藁多散逸無存卽存亦秘密無傳者迨今二十餘年而厥嗣殿元君始蒐求遺藁僅得什一於舊書刻之嗟乎斯亦禁鼎一變嘗者可以知其味矣余往守翰林公與新鄭時同在政府其初謀斷相資豪傑自命卽丙魏房杜固未肯多讓也無奈宵人構之遂爾隙末以致人言紛紛而上之恩遇亦因以不終焉世遂兩誦之其實兩公者皆社稷重臣未可輕訾也近新鄭公論大明業已蒙恩追恤而海內亦漸多思公功有形之章奏者可見直道在人心不容泯是非未有久而不定者况皇上無私如天地路碑立碑斷非有成心昭雪表章是在主持世

敬之君子余旦夕林泉之人固不足爲公重要之公功業在天壤間亦非待人重者特因殿元君遠來謁序耶書此以歸之

贈楊使君序

吳國倫

楊君蓋楚人云學於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雷都大司馬郎其在雷都亾論守秩脩故事與諸曹郎蒸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皆自度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毛扇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卽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神氣足以彈壓之

耶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爲建州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纔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嘆曰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雷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黑髮遠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觀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盃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日計如是如是是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

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間諭諸父老曰若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擒而父老無恙茲信乎昔人所稱折衝樽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哉予旣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舍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邵武之命別楊君卽邵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以論治遂書此遺之

楚紀序

廖道南

惟皇履極二十有四載秋八月望道南撰楚紀成先是中丞車公純柱史伊公敏生巡視衡潭咨諏蒲里若曰昔者司馬子長留滯周南乃撰史記君實屏居涑水乃撰通鑑子舊太史氏也藏脩山澤近十年矣所著維何道南瞿然曰夫何知夫何言僕夙侍講筵載筆史局莊誦奎藻縱觀秘書窺厥奧矣夫皇祖開天率虎旅於鄂渚江漢底平時則祖訓有垂帝典有述先天而天不違也皇上統天御極龍飛於郢邸翼軫揚輝時則大典有書大狩有錄後天而奉天時也仁人事天如事親孝子事親如事天是故紀皇運欽天道也尊其所尊也紀國基本天潢也親其所親也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有德必徵諸獻有功必懋諸庸是故
紀微獻承天寵也彰有德也紀懋庸隆天施也奏乃功也
修德斯可以凝道修詞而後能成章是故紀崇道率天性
也宗正學也紀昭文煥天緯也賁文明也觀諸天以察變
觀諸人以化成察時必要於審幾審幾必資於慎慮是故
紀孚諫勅天命也謹時幾也紀稽謀體天心也協幽明也
處變知節變極乃通隨時視履履正斯順是故紀樹節循
天理也不失厥常也紀經變借天行也不紊厥序也履坦
者尚貞於幽人守貞者登明於哲后是故紀考履植天粹
也厥行惟醇也紀闡幽紹天明也厥類惟彰也履粹斯名
顯矣幽闡斯風動矣是故紀登績代天工也厥績用熙也

紀穆風鳴天籟也厥聲用宏也惟天有象聖人則之以爲
神明之德惟聖有則學者準之以造聖賢之域是故聖人
以天自處而天道成君子以聖爲則而人道盡故終之以
景則焉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此之謂也業又聞之人
臣爲利祿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
其善必不成是故有心於爲文未必因文以見道無心而
悟道容或積久而成章蓋嘗奉勅管校列聖寶訓實錄有
以見皇祖丕顯之謨奉諭編葺御書文劄有以見皇上下
承之烈暨修祀儀盛典及大明會典有以見聖祖神孫天
人合一之文矧興都肇基通九域爲一家聖神啟祚通萬
象爲一體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竊不自揣竭精殫思九年

於茲夙興擗管夜分抽笈邱壑在望汗牛匪勞猷猷不忘
測蠡爲慰往不可追來或續焉愚者千慮或一得焉觀諸
杜祐通典鄭樵通志率皆矢忠乃克就緒所以仰煥乾精
上徽帝藻幽贊神理明融物化通天人爲一機精斯會矣
通古今爲一息神斯契矣通物我爲一致化斯溥矣是故
肇於通紀之成也贊茲俚言以識歲月云爾

弔忠錄序

譚元春

中丞楊公大洪以擊魏璫二十四罪逮繫詔獄榜笞刺剝
一身無餘而死當是時也天下之人腹悲膽寒而不敢言
其後二年今上深褒其忠褫奸人以慰貞魂郡伯胡公於
毀巢邱翼之又從而建祠祠之海內知與不知歌咏著

甚至稗官之家編爲小說傳奇之部鐫成圖像其於常山
之血侍中之髮若已成金鐵星斗不可朽壞男子在世此
爲大快而國人哀之猶爲賦黃鳥予以爲百身之贖不如
一言之知中丞所不惜府怨梯禍奮身一擊頭與玉俱碎
者祇是顧命二字盤梗於裏死不擇音耳光宗遺命輔皇
太子要緊熹宗臨朝亦問鬻子官安在唐人有云布衣一
言相爲死何況聖主恩如天變負之臣肥義以爲死不容
誅死不吝誅者死不得所也楊公勁氣一往爲風爲霆而
不知痛癢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謂逆璫後來之禍公激
成之眞所謂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也予嘗言士君
子胸中不可無愚拙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諸公爲黨人不

願鐫安民二字石孝忠感李愬之恩傷其功不見於天下
推倒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氣然兩人俱
目不知書無禍福生死計較安危亂其胸中故與聖賢豪
傑無異而世之黨逆璫以下石楊公者其視此何如哉不
愚不拙遂至於此楊公必屍視而憫笑之矣弔忠錄刻成
因爲書此以報辛程二君焉

湖廣總志序

徐學謨

初都御史賢言荆故介天文南離正位自雲陽氏肇都沙
邱世次綿邈赫然列於神明之胄上古之記詳矣逮荆降
爲楚卽不與中國會盟乃墳典邱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
之左史檮杌義比春秋施及後代厥有鷄次之典爰載憲

令舜氏之微用竟成敗卽化離勳勳之際其臣猶聞
戴保之勿斃若天球河圖然此楚文獻之所從來秦亡論
已漢魏而下遼述千祀自正史外若襄陽耆舊楚國先賢
荆楚歲時長沙岳陽風土暨荆州湘中江行諸傳記遞有
撰述森煒炳奕莫不有裨於楚明興以來道化翔洽名世
輩出鬱爲文明都會著作之林宜烝烝茂矣乃副在之寄
有司率廢怠不舉迄今緬函縹帙往往壞爛散佚仲尼傷
杞宋之無徵以此也不其缺歟成化甲辰督學副使綱始
一肇修通志畧有梗概奄及四紀嘉靖壬午都御史廷舉
以于役鄉土稍稍釐益之又越四紀代曠時易故志僅存
者十五歲辛酉督學副使天復憫焉矢志振替檄黃州同

知福徵應人前進士士元彙括舊文析爲紀表志書若干篇燦然敷沃幾掩前冊矣顧屬草未竟旋卽罷去甲子都御史南京御史省檄督學僉事文華命學弟子褻其散帙以屬安陸人前侍郎遷逮丙寅督學副使栻復敦趣之吉陽山中壬申都御史道昆御史鰲更檄督學副使弘謨以屬蒲圻人前副使裳修之家越年癸酉安陸蒲圻縣官各以二氏志草先後呈都御史臺時予小子賢適代道昆任獲受而卒業焉則避席嘆曰洋洋乎安陸瞻以麗矣蒲圻簡而則矣楚之典刑或在茲乎或在茲乎余小子賢何敢置喙焉顧並鑑而照則影疑方軌而趨則轍軋二氏卽各成一家言矣乃詞指互異華實罕兼施於國人虞其莫

之適從也刪潤而酌準之會爲一書以傳信詔來則惟余觀風者之責以謀之御史栻栻曰唯唯則以共檄今左布政使學謨曰咨爾奄歷於楚宜於楚習盍纂厥言申檄督學僉事允升曰惟茲廣厲學官之路厥亦掌故之司宜董厥事學謨允升惴惴謝不敏越旬有五日始受簡則私議以謂楚志之弗竟已二十年矣豈惟官之傳次數易乃知我罪我賢聖有遺慮焉幸若釋於負擔免於罪戾不誠難哉毋寧重加詢采冀於僉同書曰謀及卿士謀及乃心庶勿貽厲階乎轉檄諸郡邑長吏暨博士弟子各搜摭故實併詢諸部吏有名能文學者各舉所知以告於是夷陵州知州昌祚寧鄉縣知縣以忠楚審理言榮襄府紀善

紹稷榮府紀善化成暨學官則德安府治桂陽州維岳江夏縣李芳桂陽縣凌漢桂東縣密鄖陽府聘夫襄陽縣昌應弟子員江夏敬崇陽星耀俱先後踐踐應檄至已以忠徙寧州則召德安府推官桂臣代之乃選局於棘院集諸文學而祇事焉而武昌府知府向陽通判必聞之松江夏縣知縣世厚則鳩籍記庀餼廩備筆札以析給諸文學亡何諸郡邑所搜摭故實亦次第投牒上省學謨允升按牒徵草夙夜然始列部分輯程能屬任既逾年未有端緒諸學官人各以職事謝去乃昌祚言榮紹稷化成獨留不遣遂互加攷羅蒐綴未備顧事繁工浩卒成之難久之都御史賢被召入院以都御史瑞代御史棡事竣還朝以御史程代學謨允升復以志事請間乃臺檄屢省飭督有加令毋滋翫毋墜前功以亟成前都御史之志學謨允升愈惴惴謝不敏退而申諭昌祚等皇恐相戒益固肩揣摩窮晷糜膏幾廢寢食者又十閱月而學謨允升始告成事於都御史御史臺乃都御史以復於前都御史賢御史棡轉質於鄭臺都御史世貞咸命梓行之而以布政司照磨選武昌府同知臬司校梓梓成學謨不佞謹端拜而論次之爲小序序曰粵在炎帝正黎司天翼火文明軫沙麋壽鳥帑之次實主荆衡察變授時貞示無忒述星野第一在昔畫州荆分一區奄茲包絡雍豫維揚方物所宜珍錯迭獻迄於南戒陘阨滋殖獨稱雄關焉皇哉唐哉述方輿第二形

勝奧區上腴是占代作屏翰帶礪盟之嗣奉璽牒克固四
維慈爾侯度旣碩且昌三代迄今未之有改述國紀第三
藩封第四地大壤沃粒我蒸民赤籍竄蓋汗邪荒穢治之
蠶也述田土第五惟荆渺瀾民弗協於厥居贅貫附之以
牟以漁孰開其麗如樹務滋生齒登耗莫邦是稽述戶口
第六山澤蘊毓是繁土毛自昔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故
民富而重遷述方產第七聖王成民錫厥寧宇是故城郭
宮室以爲固井聚以爲守津梁之利以濟不通經之營之
述建置第八體國經野職是以分列壤表廣匪布采奠服
小大相維曷以弊治而摠民哉述秩官第九西貢成賦厥
惟上下厥貢丹銀齒革今茲斂倍矧曰其漁征發

用惟思矣述貢賦第十古稱使民逸以忘勞荆役其勞科
率蠲興力用億矣調養節縮以告司牧述徭役第十一天
生五材誰能去兵旬格之後蠻服馮險代有徂征廣谷大
川厥宓奸宄治世之備是藁爨孽述兵防第十二七澤九
江江漢湯湯以漕以漑利不勝害陂之醜之禹功可績焉
述水利第十三文明貞曜奕於南疆谿峒鼓篋師儒以聯
儲育衿鳥遐不作人述學校第十四世以化遷文繁滅質
顛矣荆區如混斯闢毋日蚩蚩順帝之則破觥斲雕以歸
寧一述風俗第十五士効其身惟上所取太上辟舉其次
制科昌言質行在得其人制有汙隆始亾論已述選舉第
十六雲龍風虎鬱乎相輝士也當塗握筦履樞崇業勅勛

海虞通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
燹鼎煌煌祖宗孫子衍慶錫光湛恩流漑曷其有疆述大
臣第十七馳恩任子第十八罔中覆盟發聞惟腥先王矜
之燹典昭垂靡淫以瀆古今一揆示民不越述壇廟第十
九名巖異藪雄絕古今以茲有盡觀彼無盡感慨係之矣
其動民返性之由乎述勝蹟第二十不朽之義徵諸沒世
哀不待施豈曰無從哲人竈骨忍孤穴而榛墟之于述陵
墓第二十一聖遠道湮二氏旁啟宅宮演教以像以言大
人狎之豎夫懾焉馴頑導鄙捷於桴鼓述寺觀第二十二
天惟顯思不僭在德祥之於德一而已矣或以類泥或以
遠忽人道伊邇章明較著述災祥第二十三楚以材稱匪
由一揆要以經營世務表式人倫流業人殊英聲映代述

獻徵第二十四官氏就列咸號分猷乃嘉績偉伐貽福利
民者若僅僅可指數焉匪民之遺榮名實難述宦蹟第二
十五江漢之化肇自關雎述彼閭媛矚然嗣之茹荼握董
之死靡渝葛覃樛木維以永思述烈女第二十六山川洵
美登笈趨之適彼樂國悠哉悠哉可以占風矣代有留滯
聿存芳躅焉述流寓第二十七地靈人傑小道占一焉焦
神極能皆可謂入三昧而擅智名述方伎第二十八靈境
仙都奧甲寰宇乃破額紫氣是肇南宗實繁有徒毋以末
流追疵宗指述仙籍第二十九禪宗第三十元黃融結瑰
秘是鍾金石絲綸後先炳蔚是稱黼黻匪曰雕蟲華國之
資詎可闕焉述文苑第三十一楚故蹟矣猥細瑣屑有關

宏鉅潢汗益瀆杯壤資邱元覽靡遺何妨附列述雜紀第
三十二終焉凡爲圖經暨論各二十有三爲考者十八爲
表者二十有六爲紀者二爲大小列傳者四千四百有奇
爲分志之目二十有二而志各有序有論一如目之數總
之爲卷者九十有八始事於萬曆甲戌冬十有一月以是
歲丙子夏四月朔卒工是役也右布政使柏參政吉士人
种璽參議時雨崇嗣化日強思充按察使邦奇副使一魁
願澤大順楠文煒度僉事克敬夢龍松林喬范署都指揮
僉事顯忠昆皆繹揆故牘宣告風謠因事疇咨襄贊例得
備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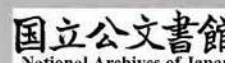
大隱山人藁序

李維楨

吳山王昇甫輯其所著騷賦樂府五七言詩體諸志論表
狀序記尺牘凡十有七卷名之曰大隱山人藁而使使者
以書抵不佞請爲之序其言曰軒冕塵迹耳操觚之客多
推貴鄙人不以學士見稱鄙人中心竊耻之惟足下高明
可以此相告不佞讀其書已讀其藁而憮然有感於古今
人事之變也古聖賢帝王盛德大功必百世祀由黃帝至
舜禹同姓而異國號以章明德其法天子賜姓諸侯命族
姓相生而族相屬蓋周千百八國諸侯與公子公孫爲卿
大夫世濟其美第以楚論楚出顯頊高陽而苗裔曰鬻熊
爲文王師諸子實自此始至繹而封至通而強其子孫以
邑以官以字以氏爲氏若鬪若遠若屈若昭若景若詹若

伍若薦若申若莊若左史二尹連尹沈尹箴尹芊尹之屬皆聖賢帝王之後其人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噐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語搖筆泉湧動語彘紛故道德政事文學言語四科未有不於聖賢帝王之後之為公卿大夫者錫姓法廢譜牒散亡而聖賢帝王之後與庶人無別士以四科名自號崛起邁種而不知其世系所自封建法廢而分茅胙土者類使吏代其治食租衣稅參養而無所事事人視之若芻龍土梗貌尊而心輕之周之宗盟同姓為長司馬遷表漢興以來諸侯同姓異姓相錯而不以劉氏先表建元以來王子侯而次以高祖功臣及惠景建元以來諸侯也若曰

親不敵功也楚趙荆燕齊五世家而次於外戚若曰是猶外戚之恩澤侯也梁王五宗三王世家而次於絳侯若曰是不若絳侯之有條侯也其事與文寂寥不甚稱其手筆所最慷慨頌說賢豪乃在列傳而諸王侯不與焉班固表因史記而表世家為傳自是以後寒峻單微儒林文苑輒踞乎傳圭襲組之上而南面稱孤者如淮南菟苑依倚賓客以就其聲價如陳思表求自試甚者如隋越有願不復生之語古今人事之變其多寡輕重相反一至此哉昇甫列爵為王高皇帝之雲孫今天子之叔父而荆王之孫也於天下不賤矣耻夫以國屬推貴而欲與學士同類而其稱則世祿之末勢極而不返俗漸摩之使然也晉范宣子



述其祖保姓受氏世不絕祀以爲不朽而叔孫豹辨之此謂世歲何國蔑有魯藏文仲旣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昇甫瓠瓠陶旒自成體勢不共他人生活可方何遜排沙簡金徃徃見寶可方陸機在有意無意之間可方庾敬其可以立於後而不朽矣不佞將舉龍門蘭臺例特爲三閭大夫作傳而不附於楚世家傳楚元王而所重實在中壘校尉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材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借資而以立言取重其無乃自矜奮乎雖然昇甫弁髦王爵而竊比於東方曼倩避世金馬之義此未易言也大隱隱朝市豈惟諸王侯天子亦有之仲尼言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深於隱者也昇甫所爲隱抑有出於是藁之外者乎介之推身旣隱矣焉用文之楊子雲薄雕蟲小技壯夫不爲梁武帝謂曹景宗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其說各有當不佞不善隱而又不嫻於文無可爲昇甫元晏是序也聊比於他山之石可也

草堂自序

郝敬

余四十離經問於吾師李本寧先生曰先生文章濟世如齊紈魯縞冠帶衣履天下干謁填門求取無虛日無乃甚屑越乎弱冠登朝讀中秘書典國史數歷中外五十餘年目擊五朝人物臧否時政得失中外興廢多矣何不釐以爲史藏諸名山傳諸其人使弟子共席研竊附青雲幸甚

我里在昔先民有作今將百年已取而續之亦鄉國之榮
觀也何爲以高世之才耗斲於鞶帨如建安七子開元四
傑豈曰不文而欲以垂典則昭來許則日昃之華矣文章
可久惟經與史史自宋以還無足觀經至宋稱明於今稱
盛雖盛而實衰也守師承束功令郢書燕說終無敢質言
鹿之非馬今盍恢大方之觀作斯文盟主小子狂簡願負
韉先驅先生曰諾吾將圖之居無何起家蜀藩轉入粵又
入晉前後十五載先生老矣尼父未言刪定而陋巷生已
白頭下帷註九經粗就手一編晉謁先生莞爾喜曰牛刀
屠牛饒笑殺鷄矣旣而憮然曰家人失火延及藏書所撰
先朝實錄一舉燬燼余聞而扼腕昔郭景純門人竊其師

青囊書未及讀遭焚孔履漢劍藏之武庫祝融見如如命
子社櫟不剪井泥不食玉碎瓦全豈非天哉是故易有天
文有人文才與天時也作述人也有其才隨時居業才短
時違姑舍所不能而遷就所能余少賤學詩先生曰是物
善窮人且循功令身名俱泰然後及此余退而學舉子業
三年多至五千首博一早第更期三年不仕學爲千秋業
行次邯鄲遭先生北轅邀余曰返耳親老家貧不仕而迂
語千秋見卵而求夜時太早計遂返解巾爲令遷諫官課
浮躁外謫先生亦久滯外藩而余官落拓漸與鈴下伍遂
拂衣歸歸而往蹇途窮章甫適越越人不冠素衣入齊齊
人貴紫規爲騷乎鄉三閭先矣宋賈再矣繼此而再亦兮

亦些陳紅貫朽濫耳規爲賦乎長卿先矣子雲乞舊火也
益以孟堅平子太冲猶四餒也而又益余乎嘗謂今人詞
賦如荒鷄亂鳴送逋客函關而誤聽者夜半起舞如羣蛙
閣閣薰以牡鞠而窮愁者譁爲鼓吹乃至贈送遊覽之詠
題跋記讚之章祝生誅死之文稱功揚厲之作或借問奇
以乞播徒補餒而染指或遊大人以倖名托逢迎而說項
遂使彘彘狡豎矜爲我輩斷斷成人目爲夫已乃有龍門
高標挾資斧樹聲價自驕牛耳而逐臭之夫與賣朴之賈
相遭揖我謂藏巧伎夸毗而辭林爲鮑肆矣昔相如長門
善賈市利三倍效顰者益醜作傳而求米數字而輸縑辜
較多寡與金二價估客死而蔡中郎爲之墓誌墨吏遷而

李北海爲之去思斯文掃地奎壁無光譬之提千金之璧
而投鼠按明月之珠而彈雀學參龍之術而屠狗捨金僕
之矢而射鷄彼北海爲此由其父子受業蕭統負販鉛槧
唐史傳其實杜甫歌其穢所稱龍宮塔廟俎豆碑版之作
今已無一字堪傳然則聖人所謂修詞立誠太古死而不
朽者諒自有在矣余少馳志挾藻而材謝卿雲晚程六籍
知非自訟掃軌杜門今二十有二年矣大道無聞來日苦
短思與子墨客卿一觴一詠鬪雕蟲之巧望筆耕之歲請
俟河之清矣年來含經味道管見塗說抄畧舊聞都爲二
十有八種雖云荒蕨然皆經史之餘緒也十年猶臭吾何
欲速朽時先生在太常朝議將以國史取裁是使大匠斲

也然而邱明子長謀野乃獲世非無董狐而以金注罍鳳凰將九子何由翔千仞假使孔子當仕亦未必能成春秋以是爲先生躊躇因以自哂司馬遷云顏淵雖賢得孔子而名益彰左思賦三都必藉重於元晏未能免俗耶復爾爾吾師之弟子何必減元晏直引繩批根自述其源流如此

重脩衡嶽志序

鄧雲霄

蓋余於衡嶽有宿緣焉余羅浮山下人也史稱羅浮爲南嶽佐命而九仙亦云衡嶽水簾洞與羅浮通羅浮號朱明洞天舊矣而朱明峯亦在衡嶽此兩山者實有瓜葛余所謂夙緣者徵是也余昔讀書揖仙樓與羅浮水簾相對匹

線霏霏落在筆格予灑浮提之汁時化五色鳥飛去因思洞中仙躋暗達朱陵風爲馬神爲御豈更駕哉每興到躡飛雲拍女肩輒遙獻祝融君一杯酒曰訂盟無寒予神往來於衡嶽者踰二十年宦海浮沈幾負尚平志矣然予不忘嶽嶽亦不鄙夷余若有作其合者余由南垣出臬楚時病暍服餌野寺日誓唾鷄肋而煮蓴絲白門諸詞客過慰藉蹴余肘曰湖南不惡祝融君在焉此不足爲居停主耶域中五大是據其一丈夫筋力健不自騰蹕垂老乃向臥遊圖計風景何沒沒也余蹙然起曰賴有此君病劇幾忘之汗簌簌下疾良已余是以有浮湘之興則霍然予者嶽也予則何以報嶽靈余通籍凡三仕矣皆占湖山吳門白

湖廣通志 卷之二十三
下不乏名勝至今益廓而大如顧長康啖蔗漸入佳境余則何以報嶽靈且余所取法者甘泉白沙兩先生蓋吾鄉之望也白沙老病欲遊衡嶽而未逮甘泉大耋一再至計杖屨亦踳踳矣小子不敏得及壯而遊尚饒濟勝具有天幸焉余則何以報嶽靈遊當夏之夜雲垂垂欲雨山僧勸且需余謂欲觀海日決宵征乃賈勇而上俄頃四天澄明祥飈不驚珠星璧月伸手可掇夫開雲霽雪久艷人口余偶然而遇孰爲爲之余何以報嶽靈鄉者歲之不登也瘡痍未起民且狼顧今銷癘澹菑雨暘若禾稔豐蓋嶽實開石廩以粒吾民也余始得與民偕樂於遊於觀則又何以報嶽靈夫嶽坐離明平衡元化秩跡三公古天子所時巡

而加禮者也楚泱泱大國茲爲重鎮夫國且有史嶽可無志乎重志所以尊嶽實余司巡者責也夫徵文考獻續往鑑來俾靈蹟昭宣勿壅勿穢所用報嶽靈無先於此者舊國有志已漫漶刻敝不可諦跡魚魯襲訛挂漏滋多嶽靈惡焉殆有意於予而授之簡乎先是會金簡先生壯歲拂衣久栖衡嶽留心蒐攷函帖旣富廊生祖詩丐得其秘藏生讀書岳中益漁獵所未備予官有餘閱鈴閣畫靜因字櫛而句讐之大都跡舊志蕪者去什之三缺者補什之五至於訂疑似析異同斤斤彬彬期足徵信而不墜於荒唐穢雜則郡邑諸大夫及兩王生邊寧國泰劉生經筵袁生伯獻相與殫力商確始成完書蓋聚衆白以成裘非余管

見所敢摠也編成授梓余捐俸竣其事蓋余神交者二十餘年而始獲此遊遊而欲報嶽靈者五而今了此願嶽靈聞之而後喜可知也雖然會稽羅浮固嶽之佐命而岱恒嵩華亦嶽之蘭昆玉季也余假羅浮爲紹介奉筆札之役嶽靈其轉而紹介彼四君當次第曳裾其巔余穎雖禿尚堪爲四君作董馬其罔余靳余且宿春糧矣時萬曆四十年壬子清明日

刻神禹碑序

湛若水

余來爲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於地中卽欲往觀而未能又明年爲嘉靖乙未之秋楚士有摹神禹碑來遺者快觀而諦觀之字畫奇古與後來篆籀手

筆迥別而碑石復剝落雖習於古者僅能辨其一二字旣不可識其中所云獨於碑末有小楷書古帝禹刻四字意者必後來漢唐人因見此碑別有所考據而題之及考韓昌黎岫嶼山詩云云而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亦曰嘗聞云云盛弘之荊州記云南嶽周迴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徐靈期南嶽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嶽文云高四千一十丈由數說合禹貢而觀之則大禹由岷山導江歷湖入海過南嶽登祭而刻石此山卽此碑無可疑者然韓劉二公益皆聞而不及見今余幸見之而其所謂科斗拳薤倒披鸞鳳飄挈虎螭悉如此碑字畫之形狀豈所謂道人之偶見者所流傳而碑末四字或卽此時題之

海虞通志 卷之百二
歟至於二公所云秘文秘跡則理固有然者夫宇宙內神物固當天寶而地藏之歲久則必復見而余幸當其數千載復見之會又獲觀之則視二公之不得見而悲詫涕洟者顧不幸歟

公安縣志序

雷思霈

今大地皆志也而世所傳者隨州武功雍紀青齊隨州編年近迂武功叙事近簡雍清河山百二十二足以作其氣而壯其爲文旁引雜出不能成一家言由是觀之大地不必皆志也楚志昉自禹貢山海經惟言山川田土貢賦物產以至詭異神奸今人所畧古人所詳檇杙楚書始綜人理離騷九辨始侈聲歌而漢魏以來輿地圖經往往不之

厥後袁崧有宜都郡記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慄有荆楚歲時記羅含湘中記習鑿齒有襄陽耆舊傳郭仲產有襄陽記鮑堅有南雍記鄒閔甫有楚國先賢傳余知古有渚宮遺事范致明有岳陽風土記諸君子以該博閎廓之學發沈鬱藻贍之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履其地者恍若曾遊想其人者欣如可作未嘗不惆悵終日也寥寥千古誰傳盛事而余友中郎始有公安志適錢令君屬之中郎文章言語俱妙天下是志也抉竒搜奧辨物核情絕無老博士一酸語余以爲獨類習襄陽予一至公安坐中郎及弟小修柳浪瀟碧館中玉條綠楊長塘曲巷晨晷夕鷺曝甲騰鱗觴詠晤言頗有習池氣味而四海彌

天風期後邁政足相當襄陽首叙人物中及山川公安僅
僅江湖數片白黃山一點青而已無隆中峴首鹿門楚望
洞壑林泉之勝以角其眉中之磊塊無司馬諸葛崔徐羊
杜皮孟之流以寫其神韻表其文采而垂後世雖然陵谷
遷變世界密移方言市券皆具妙語稗官小說皆成至文
而况以一代才作一邑志井廬不改文獻足徵何必卑視
時賢仰資異代也傳聞中郎為子瞻後身嗟乎子瞻不敢
作三國史而中郎能為一國志豈隔世精靈乃更增益耶
隨州武功始置之矣今公安所患若腐城而嚙隄者莫如
江水請以水道問中郎中郎起家尚書禹貢導江東至於
澧過九江至於東陵今江不入澧而入荆江自夔門而下

荆門勢浩瀚不可遏江之入澧也禹導之也江之入荆也
不知何時江自導之也書曰雲土夢作又周官職方其澤
藪曰雲夢曰土與藪其義自見昔以長江入九江故殺而
漫今以九江入長江故阨而溢勢使然也業已不能復故
道獨不可解耆儒疑經之大惑耶又請以水利問令君令
君生長澤國習水形情公安據油口上下數百里間凡十
多口用洩江怒使四出耳今數百里皆隄矣水土激而盪
風雨乘之上盪而下漏而決裂之勢成矣今口定不可鑿
隄定不可去不曰善防者水淫之乎是或一道也油水流
武陵白石山與澮水會而屏陵城背油向澤其油水流公
安西又北乃入江是古城皆去江遠甚今割江脣而與之

藝文

爭安能當陽侯之波獨不可稍徙而築之高阜乎令君公忠廉平嫻於文詞通於經術而以身捍隄隄不爲動以蒞開渠渠不爲厲是必能辨此矣中郎絕愼許可國朝賢牧列傳不數人而津津乎賢令君也其人可知已此志所由作也

巴東令張君考晁序

雷思霈

巴東古丹陽夏孟涂聽訟之所而周熊繹始封之國也禹貢所載荆及衡陽爲荊州田賦物產不言治道啓臣孟涂僅見於此則楚之吏治自巴東始幅員五千餘里火正陸終不載封邑彈丸黑子地以文王時實始有國雄視中原則楚之疆域自巴東始山從夔門而巫峽參差十二離離

蔚蔚雲霞氣表素朝清嶽峩峩現峯巒必就長霄始辨優劣上接岷峨下開衡霍水從灑潁而荆門雷濟雲曳蠱怒鼓勝波濤粘天一日千里爲九江爲洞庭爲彭蠡孕沮漳而吞漢宗海則楚之山川亦自巴東始十五國風無楚詩厥後有離騷文藻娉節與日月爭光秭歸故巴子國則楚之文章氣節又未嘗不自巴東始况怪石頽波危樓傾岳若有神氣性情以寫其雄渾奇鬱之態者拾遺之東西漢也膏露凌霜虬鱗鐵幹引霹靂而化石者萊園柏也煙鬟星珮猿嘯鵲啼趨萬壑而赴之者明妃村也石上叢生大可合抱火芽雷莢烹清泉而兩腋風生者桑苧翁茗也雖風土文物僅足當周室之未成子而要以高山巨川各流勝

蹟亦可嚮遠韻而動其登高作賦之思惟有神明之宰臨
長茲土觀其謠俗歷其險夷長於諷論達於事變其心淡
然無所嗜其志囂然有以自樂淡然無所嗜故不以窮鄉
巖邑自鄙小囂然有以自樂故山川之壯麗與胷中之壘
塊相遭互角神徃境來若肖其意之所必至筆之所欲吐
而鼓舞於前其詩愈工而其事愈辨則今張令君其人余
在京師於友人曾退如所得見令君詩高華爾雅比治丹
陽三載有成化行南國可歌可詠移風易俗絕無俗吏之
習政平訟理吏畏民懷上之人類能知之百姓類能頌之
荆之縉紳先生類能言之而余獨詳所以訓士者余與巴
人士善巴人士咸來言令君之訓慮多士之不若不勉則

爲之日月省試上下其較莠而給之筆札焚膏若日爾無
自窳也慮多士之溺於所聞而不自矜大則弘之以古道
博之以多方若日爾之國不有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者
乎爾之鄉不有能爲九歌九章者乎爾之里不有緇巴歛
而歌白雪者乎俊士不必鄒魯樵士不必燕趙今之吳越
甌閩爲文士幾古之荒服也爾毋自狹也又慮多士之泥
於風氣而無聳壑昂霄之志則設神道以教之用形家言
創文昌閣若日匡戴六星精揚天紀爲文章司命天地之
氣盈其不足鄒生吹律黍谷回春吾爲爾發其祥爾形勝
故自佳爾毋自畫也而巴東自此多彬彬文學之士矣令
君優游齋閣以日計之三理簿書五治詞賦二與多士談

說古今環者皆山帶者皆水密爲林樹變爲烟霞獄引經術仕兼隱名所稱仙令不誣耳在昔河陽彭澤永嘉宣城忠州通州西湖涪水其人皆有睥睨萬物揮斥八極之氣而皆以流水了公事青山作宦情殆類令君矣陸務觀江行記言白雪亭天下幽奇絕境羣峯疊見古木森然往往二三百物欄外雙瀑瀉石澗中跳珠濺玉冷入肌骨下爲慈溪奔與江會自吳入楚路經數千過五十五州亭榭之勝無如此者亭在縣廨廳事後而今又連理來江樓閣競勝矣詩云緘書寄與神明宰愛爾城頭姑射山安得一寓目與令君酣飲亭上也

潛江志序

劉楚先

今天下郡國州邑率有志義不過隨其疆土風氣民物譎俗之常而布諸方冊以爲觀省者據跡爾非屑屑焉績綴爲耳目張也余觀禹貢周職方則固志邑者權輿矣自今言之抑何其瑣悉而近俚也夫其田賦有高下墳墟有黎赤九鐘九澤不同區五方八蠻不同服列而載之宜也乃若篠簜箛篳淮蠙江龜海錯之纖繁以至於男女閨闈村落器資等物至微至賤有闕井小民所不能口之公司縉紳先生所不及形之願聞者而二經咸取而枚載之不遺餘方其所謂殊見勝聞魁閎綺麗之語則寥寥無少概見焉然後知古聖人紀蹟命意無一非根於方域因乎民生日用而罔所庸浮文羨節也輒近學士家厭薄一切飲食

居處而恢輝之卽有事於輯志者延英分局歷以歲時劖
劖而著行豈不亦哀然足述乎乃覈其中之就實焉蔑如
矣故討論踈則掛漏雜出黨附入則諛貶互乖甚者管窺
道聽之見害且移眩於城郭陵谷焉余不暇遠指如吾郡
故有志雖非粹善猶未盡僞謬也頃改修而傷之其疆里
本來十不得其一二又何論評隲得失也夫志以體邑猶
埏物之取諸型似也藉第令圍自圍而圭自主封自封而
牒自牒徵於何有噫舉吾荆而環宇內例可觀已信乎志
之難言也潛江爲郢澤邑余嘗述稽爾雅漢出爲潛嶠冢
微涓潛龍淵會硤石通罡山以朝宗於海而酈道元水經
所紀洪源東駛沿襄郢達內方折於蘆泐河始支遶而滙

蓄焉是爲潛水然則潛固水之注也今縣以水名田漁相
半能無虞於氓粒乎其區夙隸吾南郡自安陸升州爲府
割潛而附之遂號湯沐左臂輿塞之隩要視昔更倍願數
十年以來漢益不馴其道民幾爲魚而比者公家渙令日
新中涓虎翼而咆哮於祖宗根本之鄉直弁髦而視之長
民者日兢兢奉行救過爲地方計且夕之命之不給而尚
及於典籍風教乎是其居地之重旣若彼值時之艱又若
此蓋非志邑難志潛之邑難非志潛之邑難志潛之邑於
今日爲誠難也維潘君以制科發家蒞事甫數月政通民
和百廢釐飭乃孳孳封井民社之寄而首念於斯將令後
之按圖而考方里援帙而考文獻者若身履而目擊燭照

而數計無毫末爽也則侯之功詎非卓歟嗟夫以荆視潛
潛邑而荆則郡以余視荆與潛潛隣而荆則居其劇滅遠
邇有差矣乃今荆志未歸於當余寧坐視而三緘而侯命
之辱顧欲持不腆以塵潛諸君子之成編余則安能不避
席而謝不敏哉雖然古者列國均有史世史職之邑之志
卽國之史也余典在掌故三十載迨今髮日短矣旣無能
擗管以鋪陳南郡之風土文物而又不能藉近邑之寵光
以抒其鬱焉是愈隳其職也故因侯之請也聊取衷於禹
貢周職方之旨旁鑿於叔季飾靡之非申之以令侯之休
嘉終之以本領之殘缺而脫草以副鈇梓焉已爾猥云將
必假邱里之談而首括斯刻也則中自有合邑諸大夫之

記撰在

李太清忠諫疏藁序

熊開元

邑前輩李先生太清嘗爲諫官斥大璫忤顯皇帝旨得罪
還直聲震天下然旣往矣不可得見疏亦不傳事逾五十
年厥仲子宙竒搜得遺草暨一時論救慰勞書以示余余
讀之竟而嘆當時之長治非偶也太祖制中官不預政不
預外臣冠服終洪武之世中外謐如尚矣厥後觀軍奉使
聖子神孫漸不無少借亦時遣時撤日月載更人皆仰見
惟提督京營東廠暨特赴刑曹審錄三大政不審何故相
沿爲令行不改而東廠一差伺間卻以達至尊尤官府關
鍵所托自非賢如呂強馬孝亮其人罕不因緣作姦媒孽

之加也匪繫庶工雖心膂股肱左右君側且猶虞不克况夫批鱗蹈尾言出禍隨誰無性命憂其身試不測也萬曆間厥闔張鯨怙權播虐既以臺省奏下法司而仍許其自効嗚呼難言之矣先生纔入垣義不忍迷國斥鯨虎狼兼采途人入告請以身執其辜顯皇帝不憚付先生詔獄榜掠既備且有旨朴於是杖甫下雲愁風黯宰輔百職爭相顧曰人諾諾耳百其身贖此君諤諤不得耶且夕封事蓋數十上上意未卽解而中訴之誅列眉矣不旬日先生劄未平而鯨以遣使非一時上下克和心德鯨必不去後之爲鯨者將益繁承平五十年始終不渝可謂王道易易哉君子謂此一事備三善焉先生之忠也同朝之義也主上之轉圜如不及也希世而一遭者也然非先生精誠不避權鑽感通不至此則是刻之成也先生非特至今存雖百世不死矣

麟經古亭世業序

梅之煥

安國胡氏之傳春秋非經也安國之奏議也明興以胡爲功令治春秋者櫟括胡氏之說以成疏義甚有邱明公穀鄭氏夾氏未嘗一變而以春秋起家者矣非明經也胡安國之借經者也又從而引蔓之以傳題從而駢拊之以比合株連膚割墟腔射覆主司者以意命而舉者以意揣則又非安國意中所及也明經之敝莫甚乎是古亭以治春秋特聞詢之學宮其經以春秋者十而九闕楚錄其春秋

湖廣通志卷之二十一
魁以亭州者十而九讀題名記其亭州第以春秋者十而九顧其於春秋也猶筌魚芻狗耳過則舍之矣獨叔臺耿先生閔然上釐定經學之疏惜當時專門名家於諸當道者不合疏寢未行惟煥待罪諫垣竊志先生之未竟乃性不時宜爲衆所擠弗自爲地無暇及紙上陽秋也坐念煥爲諸生日痛鑿傳荒經之習蓋嘗廢卷而嘆以此愧其平生今年耿克勵梓麟經古亭世業成弁其尊公叔臺先生之疏於首而問序於煥視春秋若負逋何克勵之發吾愧也抑克勵便便經筭行則爲朝士冠冕青箱可念土音不念克勵有心人也願毋分吾愧

白雲山房集序

龍 磨

語曰惟楚有材材胡以獨歸楚也楚之分野爲軫其山鎮衡巫其澤藪雲夢其川合江漢沅澧瀟湘沔而輸之海其產金玉砥礪絲纁瓊組羽毛皮革栝柏箇路苞匭菁茅而其扶輿鬪秀睿詰之晶英率鍾於文章侷儻忠憤之士爰自鬻熊肇稱倚相嗣宗騷禘左徒賦詒宋玉退平上矣秦人隱學於大酉漢史著業於浮湘郭璞爾雅之臺昭明高齊之選馬融傳經絳帳庾信換藻章華朱陵藏鄴侯之書赤壁載坡仙之賦流風逸韻代不乏人故瓊豔虎步於江夏杜孟鳳舉於襄樊二歐濟美於江潭文考接武於南郡羣玉絕唱於澧浦胡曾高咏於邵陽潘武並響於武陵羅會吞彩於耒水彪炳前代此其厓畧云嘻吁盛矣昭代

海月通志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郁郁才士雲蒸述作諸家直躋漢魏而上石首楊文定萃
容劉忠宣茶陵李文正郴州何司空吾邑陳司馬安陸何
司寇漢東顏亳州黃岡王吉士沔陽童庶子蒲圻魏觀察
京山高長史華容孫漁人皆以文章詩賦各世予生也晚
所私淑焉及束髮以來得遊諸大人長者則張文忠吳明
卿陳玉叔劉長卿吾師事之梅客生周二魯郭美命鄒大
澤趙安甫吾兄事之陳立父袁伯修中郎江進之則吾莫
逆友雷何思吾神交也溘焉千古與先計部暨孝廉阿超
並修文地下矣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歸然爲魯靈光稱
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勗余其一時以風雅相友善者則
費國聘孫鵬初孟義甫彭季饒王襄父朱食其魏育生梅

長公蕪全夫袁小修李長叔鍾伯敬邱長孺王不疑邱當
世江伯通周伯孔與吾甥楊修齡令子文弱又雅慕譚友
夏而晚始得傅咨伯於晉寧無不家握楚珩人懷荆璞羽
儀詞苑鼓吹騷壇所謂儒雅之鄧林名流之珠澤矣其在
今日宵生咨伯及予並仕於此殆爲晉用者乎然楚之工
文章詞賦者不知凡幾而余所睹記交知大概若是予所
交於楚人士以勛伐節義著者不知凡幾而其工文章詞
賦之士亦大概若是固不必以楚之多材責吾交道隘而
亦不宜以予之交知盡楚材也何也前乎吾者不悉聞後
乎吾者不可量而當吾世者又未盡相暱也予以巡方客
晉寧久時時與咨伯上下古今揚摧騷雅甚快復得咨伯

所爲詩卒業之骨氣高奇詞采雋麗飛翰絕踪一舉千里昔人評魏武詩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予謂咨伯極其所詣當兼有之予因與咨伯商也詩有以專詣爲境以贍博爲材以琢磨爲工以混沌爲象以豪勁冲邁爲氣乃邇來作者大謬不然師匠旣卑格檢亦縱步趨中晚闌入宋元甚爲竅言雜以嘲謔烏在其爲大雅之音予竊謂正嘉以前釋飲季建爲先覺隆萬而後明卿本寧中郎兄弟爲正宗咨伯則方來張楚之傑歌郢之雄而屈宋之嫡派也余非其倫也異日訪余漁仙之谿洞庭之野望沅湘之烟雨撐嵩梁之雲氣長風怒濤之澎湃蛟龍水物之憑依鳥獸之鳴號草木之振落是時也把咨伯之袖掀髯而歌曼聲而嘯而後稱詩以相質必有當於咨伯者乎語又有之詩止而詩在楚余與咨伯皆楚人而詩也故言楚云

新寧縣志序

顧起元

雲間沈君治新寧之二年所謂墜民範士綏夷者數十事秩然理矣則以其間進諸父老子弟問邑之建也幾何年三代而下職方之所隸者誰其氏前之而爲夫夷也後之而爲新寧也何昉乎星官之躔次所當軫之分野者何度樟木之廣輪幾何里都梁之灌注幾何畝箐筒之棊置幾何區也茗薺林木丹砂羽毛之美曩固稱饒今有之乎禩祥之故馮相所眡何以覆諸戶口之登耗月異而歲不同

者幾更矣歷代以來賢人君子策名於廷者有人乎其行事可誦法者幾岷嶷之彥閩房之秀以一行自見者幾解舍之建置幾何所其廢興變易所謂庀材鳩工者何官之吏也邑有長有佐庠序有師古今所謳吟者若而人惟正之供成賦中邦者何準夫里力役之征卽又何以品而式也君旣以詢諸父老子弟人人爲具言所以歸而按諸故牒可覆視者亡有也君乃喟然而嘆曰文斯足徵闕軼不具長民者卽欲經正其何所過而問焉輜軒之使諸邑長吏以地方之故更僕而陳之未易終余將何以置對乃卽其所詢者折衷之復博考於載籍區分而次論之爲邑志旣成乃走使南都問序於余余蓋嘗習前志矣聖人不易

名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夫欲布令於流水之源使上與下相習而不相格自非辨土物覽民情求亾跡盤胡可得也新寧卽蕞爾邑而地當楚邊徼尚猶雜處風尚固殊焉吏茲土者不調其俗脫然師心而治之行周於魯推舟於陸有治民者亡有哉沈君之爲是志也邑之故燦然畢陳於前是天官輿地之所括也是風謠俗化之所出也是貞臣良吏義概清德之所臚而列也其例精其事核其文典其事爲良法爲摯令筆之書爲良史矣已事之方冊當事之標幟後事之龜鑑者也以蕞爾小邑一旦而文獻踰杞宋君之有功於新寧偉矣君與余同舉澤宮爲人嫻古文詞博通當世之務隨牒而任人謂百里無以展驥足而君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二
之用意深摯乃如此豈古所謂經術潤吏治其人者哉余亦以此卜君之大用矣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二

湖廣通志卷之一百三

藝文志

序

皇清

四照堂文集序

錢謙益

古今論文者取則於陸平原之文賦其所謂體有萬殊物無一量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為匠者已苞舉文章之能事而後區分其體自詩賦以迄於銘說列為十科其意曰文以萬變為極意以寸心為匠用以為詩則為緣情綺靡用以為賦則為體物瀏亮云耳故申言之曰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譬音聲之遞代若五

色之相宜此文章之準的所謂造車合轍者也今之爲
文者鉤章棘句儷花鬪葉雖其辭條文律颯目鉢心選
義按部考辭就班而其於扶質立幹沿波討源之指要
固已邈然河漢矣傳曰氣以足志文以足言志不足而
求之氣氣不足而求之言理不足以立幹情不足以扶
質於是乎鞏輓滋工榛楛勿翦文體日備而萎敗剽賊
之風相挺而作勢使然也吾讀元度使君四照堂集攬
其體則文賦所列十門無所不備又加以表策議序等
二十餘科若遊羣玉之府天球琬琰可却車而載也如
入五兵之庫刀斤削劍四出而愈不窮也已而息心撫
氣循覽而有得焉如登天門瞻咸池罡風灑氣濛濛焉

在足下也如泛大海窮扶木珠宮貝闕噓吸涌現而窮
髮之北猶吾盤盂也當其爲賦也不知有詩當其爲詩
也不知有文當其爲記論諸文也不知有詩賦出乎太
微歸諸元造若天吳罔象馘淚沛於筆端也若帝車威
弧拔刺硠礚於紙上也徐而按之辭有條理有幹州次
部居披文相質或赴節以投袂或應弦而遣聲肅肅乎
長離拂羽而箕伯逐風也整整乎青瑯捷芝而素威司
鉅也士衡之賦所謂程才效伎司契爲匠者千秋而下
實獲我心豈不快哉昔者帝顓頊命火正黎爲司地命
曰祝融淳耀光明以啓南邦而楚人能讀墳典邱索者
有左史倚相申明春秋詩禮以傳太子者有申叔時推

本重黎受氏之初式昭火德有觀射父蓋祝融之以光明起南方者實以文章為主而諸君子首光被焉元度楚人也實鍾祝融之餘光以殿我南服而其爲學則左史叔時射父之遺書與吾東魯之易象春秋照耀於孔壁汲冢之餘者也傳有之先河而後海元度之文皆歸本於墳典詩書知楚學之所自始無忘先王所以昭明南服之意斯世之學將奉以爲斗杓而趣歸於東魯也其將自楚人始余竊有厚望焉然吾聞諸班氏楚自屈原師弟子以騷賦顯名而漢初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中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則楚人之辭至漢而以吳人傳也今元度以風節蒞吳三吳清嘉鮮淑之氣元度以其胸中雲夢吞而有之吳有輕心無有能當其前行者而余以黃髮遺叟歸老空門負苓採薪重辱下問猥以樸學枯毫誦述盛美吳人之不能有裨於楚視漢人有厚顏焉並書之於末簡以志余愧

重修漢陽府志序

吳正治

郡伯陳公來守我漢土也甫數月政修事理以舉廢爲孳孳詢兩邑圖冊慨郡志之漫漶垂五十年所矣遂力請修舉廣開邸幕會諸門下士覃精畢慮五閱月而書成蓋已酉仲夏也適不孝正治抱先人之痛持服歸里門公儼然顧問徵不文之言以紀其畧嗚呼苦土餘生日斷心摧其曷敢辱命固辭不獲謹受簡而爲之序序

曰郡邑之有志其古者列國外史之遺乎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匪獨飭吏事侈見聞而已以謹天時以察地宜以修人事法戒取舍移風易俗胥於是乎在誠重之也郡始志於雪航趙氏修於故明嘉靖暨萬曆之癸丑迄今里人傳誦必以朱侍御蕭司成兩公所鑒定爲標準言文行遠豈不難哉顧編輯於有明之中晚猶易而考信於

鼎興之際爲難今立乎

泰運方隆之日以求勝國之遺事則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且賢者以舊章蕪沒爲疚心而不肖以蕩滅先檢爲快志比年以來或以此疆爾界爲將湮或

以殘編斷碣爲非據積漸而往有馴至於爲姦爲僭爲宄爲濫一切縱情任意而莫之釐正無論薦紳士大夫患之牧伯長吏爲人心風俗計者率出於此又况沿革損益酌盈濟虛有與時爲推移者乎公一旦萃五閱月之覃精畢慮以上下於五十餘年之間哀採舊聞摺摭往牒以令甲耳目之所覩記兼里巷故老之所傳聞經緯錯綜典章明備其所以紹前模而示來茲志之能事備矣余不敢觀縷具論論其切於時而爲慮遠其言水利言漕輓則源流委漸利弊粲陳鑿鑿乎如五穀之可以療饑而藥石之可以攻病攷學田之故籍正閩武之遺址嶄然如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遊焉以及增武畧

以謹不虞詳譎俗而戒侈靡則又總總然持盈保泰之
思矣嗟乎三代而下言吏治者類以矜才炫智簿書期
會爲能事公意不在於刀筆筐篋而在徵文考獻不爭
一時一事之聲名而爭百年畢世之規模公其以濟世
兼持世者與雖然更有進焉楚幅員廣袤數千里大江
以北漢爲首郡省會以漢郡爲眉目而郡又以漢口爲
眉目客處浮於土著先達猶引以爲患今者以數萬不
耕不織不賈不商之民散踞於四通五達省會肘腋之
地挾舩艦爲資生棄鄉井如涕唾徵歛徭役之所不及
施而黨正道徇之所不得喻去之則流冗可憐留之則
龐雜足慮其將如之何哉是則公以附註之微言而歷

綢繆之苦心也乎讀斯志也尤不能不瞿然動色也已

送蕭文超還漢陽序

熊賜履

正學之不講也非一日矣予不揣庸劣思以藐然之身
整頓於煨燼漸滅之餘而日求所謂道合志同相與有
成者庶幾旦暮遇之而猶或寥寥焉甚矣予之寡助也
蕭子文超予同學友也自戊戌春燕臺晤語後一別幾
十年丙午夏蕭子以卒業太學復遊於京華蕭子不予
棄時過予邸中擬議探討一究其學問之指歸至於儒
佛之邪正朱陸之異同尤不憚詳擇而明辨焉紙屏間
答尺牘往返凡予之所欲言而難爲言或可言而未易
深言者無不可與蕭子深言之而蕭子之所欲不言而

不能已於言或不欲不言而更不能已於深言者似亦
僅可與予深言之也然則蕭子之於予謂非志之同道
之合相需之殷而相契之深焉不可也今年秋蕭子將
歸里門閉戶空山潛心著作以盡斯道之底蘊與天下
後世共之而予猶然匏繫國門風塵逐逐者也嗚呼斯
文剥落大道日漓予之臨岐悵惘豈徒朋友之聚散云
爾哉雖然予固以直爲道者也迂憊狂愚無所比數今
澗水之陽有楊子耻菴丁子二漁羅子八書皆予十年
老友也倘得結廬澗上率三兩童冠歸老名山相與其
成其所志焉予也其亦將有以自處矣蕭子行矣風清
北徑月照程臺蕭子其遇我於雙峯大悟之間可乎予
固不羨蕭子之獨往蕭子固無事悵予之獨留也蕭子
行矣澗川三子學同乎予者蕭子見之如見予而予於
蕭子之去則無復更有蕭子其人焉甚矣予之寡助也
嗚呼千里一堂百年一日予固不敢負蕭子蕭子忍負
予乎哉蕭子行矣予可以無言矣

耿公祠會講序

王發祥

聞之古人之爲學也必有常師有常師則其道尊古人
之爲教也必有常所有常所則其心安此大學小學之
設所以化民成俗養育人材者大約始於爲士終於爲
聖教學有相長之功而國家收樹人之報也後世學宮
雖設名存實亾求所謂胡安定海忠介者亦鮮其人雖

有善子弟不過誦帖括取科第而已聖學蕪蕪而人心
竒邪已如江河之日下而不可追矣余茲於黃安專祠
會講一事而重有感焉往者天臺先生督學於吳建崇
正書院聚所屬髦士而躬教之迄今講義語錄吳人奉
如著蔡余向讀其書慨慕其爲人未嘗不三致嘆於聖
人之可學而至也夫先生爲兒童時卽知學聖人而其
後卒如所志不由師傅默契理奧非所謂豪傑之士耶
今諸生登先生之堂入先生之室睹先生之容貌與其
車服禮器私淑先生以爲師朔望得羣萃而聚講焉聞
正言見正事而又有鄉先達與學博士暨其後人之賢
者耳提而面命之較之先生之時其成材也更易易矣

目今約法旣立期會旣明余又何必贅辭則請以數言
志勸爰進諸生而詔之曰爾諸生於大學小學亦旣童
而習之長而講貫不輟是程朱諸夫子內聖外王之旨
窮理居敬之要約畧備於此矣所患志之不堅講之不
力或失則怠於是有半途而廢者或失則僞於是有金
玉其外敗絮其中者雖得之必失之矣余願諸生一以
先生爲師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勿以菴鹽易
心勿以富貴改操亦如先生之願學聖人而後已焉黃
邑一隅且將爲世儒宗余其拭目以觀厥成爾多士其
勉之毋忽

太和山志序

王新命

時維康熙十有九載庚申歲新命奉

勅諭來撫楚北維時寇氛未靖三戶弗寧徵芻輓粟羽檄
紛馳予承

嚴綸駐江陵料理軍實逾年滇黔底定武功告成繼而班
師絡繹近且

禁旅南駐予往來郢鄂遙指太和山在封內相去千里無
緣登謁茲均州王守以山志請序於予予惟寰宇名山
五嶽最著望秩之典紀於虞書而禹貢載高山大川敷
奠具詳迨郭景純山海經搜採亦悉乃茲山之名獨不
概見直至唐宋元明之代因 真武帝君而山始名何
蘊之久而顯之遲歟說者謂非 真武不足以當斯山

故山以武名夫以 真武之神靈何不顯於秦皇漢武
封禪之朝應黃龍寶鼎之符瑞躋七十二家之盛必遲
之又久而赫奕立峙者何也予觀道家書所言先天始
炁太極別體則 帝君之神早已降真運化於皇黃之
間而茲山自開闢以來亦早已卓峙於宇宙太和傳道
之語適 帝君與茲山作合耳况 真武位居乎坎正
北方之卦也茲山在翼軫角亢之下盤旋乾兌之位而
神則負坎抱離憑依於此殆居天地之中宣水火既濟
之用以契太和以祐民物視五嶽之各鎮一方者其功
尤普積之厚而被之遠太嶽之名固不爽也詎如黃龍
寶鼎之侈符瑞於一時者哉然則烏容無志楊叅議王

州守一以關西名宿一以臨川才筆力任斯舉苦心纂輯山靈面目星躔度數殿宇人物瞭如指掌卽無緣登謁者展閱一過恍如覩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勝矣當今文德覃敷之時蒐羅天下遺書金匱石渠炳炳烺烺在廷諸臣纂修

國朝會典檄取各省通志楚爲郡一十有五爲州一十有六爲縣一百有七南北協修通志一書三長未備一時未易猝成均州僻處一隅而茲山之志裒然成集且成於軍供鞅掌之餘夫非山靈有以感召之耶而予更有進者楚民疲敝之後水旱頻仍人事固當修舉尤藉太嶽之靈發太和之氣驅疵癘而召貞祥俾民和年豐太

史疊書大有更所禱祀而求者也因序志而並及之

全楚文獻序

陳肇昌

昔祀宋無徵聖人惜焉文獻不綦重哉吾楚春秋以前其事不多見卽楚書檮杌先賢嘗述之其書不傳或傳非其故矣祖龍而下遐逝千祀自正史外有者舊先賢諸傳暨有楚紀楚史楚寶諸書古今人物爛然稱大備矣而考獻則詳徵文則畧夫古人單言剝句苟其關於治忽當於理道皆可揭日月而壽江河令其散佚無紀與冷風荒煙同歸於盡豈不悲哉楚國山川雄瀨人多光明磊落之槩尚氣節而耻唯阿綱常名義斷然各行其是卽至觸忌忤時有不惜而其爲文亦如其人落落

成一家言絕不傍人籬壁當其意匠獨造非特不苟同於世而已卽楚人求與楚人同弗屑也故徃徃不驟爲世所稱許而不能使其書之不傳自古迄今習性若一矣以獻論之循蜚以下祝融雲陽烈山皆起於南服自風后重黎下逮尹吉仲山甫浸尊而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宋明其間攀鱗翼躡風雲聲施史冊代有名人卽不幸而遭桎杻放廢幽憂攀檻抗聲嚙齒靖節如屈平唐介李庭芝張鏜楊漣諸君子可不爲烈烈者乎孔孟旣没道統中絕千有餘年濂溪出而火薪復續伊洛關閩皆奉祧焉學者推爲再生仲尼自是直儒踵出雖統系少分純駁不一要以明理衛道殊途同歸而已以

文言之著作家譚荆降而楚卽不與王國會盟然自沙邱肇都赫然稱神明之胄鬻子以匹夫爲王者師典墳卽索之書獨其國人能識之雞次之與鐸氏之微雖此箇動勦間關負戴保守勿失若天球河圖然左氏以傳輔經史家宗之湘纍以騷變雅言詞賦者祖之無極洩千聖之秘蘊後此理學家卽萬緒千言莫能軼其環內天地之大文又寧有踰是者乎其他稽史志採遺聞裒然以文章命世大校大家數十名家數百雖未獲執鞭弭與海內相雄長就楚論楚亦班班可述者也第劫火灰飛九成埋甕微獻猶易徵文實難昔之作者詳此而畧彼或亦其勢爲之也昌也寡昧而濫竽所至徃徃與

文事相周旋前在嶺南既已蒐刻彼都文獻念楚爲桑梓之邦尤不可任其放失無微不揣綿力博採旁諏上自邃古爰暨我朝名卿碩彥潛德隱流莫不詳其素履掇其英華人以代序集各單行題曰全楚文獻錄考政事述人民記土地志也國有令憲當事者所務詳也不敢濫也別善惡示褒譏備法戒史也

朝廷正厥賞罰於上館閣諸公載筆所宜慎不敢僭也編次甲乙採萃遺書核品嚴文落華取實在楚言楚此天下所共諒而有志者所務明也於以備輶軒而獻

當守且以俟諸博雅之君子其於張楚或不無微裨云

益陽汪大宗過庭錄序

金德嘉

澧水汪孝廉遠涓偕余庚子鄉舉嘗執手長安邸舍言
訥訥如不能出口余知其君子人也余八上公車始舉
於禮部雞聲茅店人跡板橋中間與汪子或遇或否而
汪子竟以公車老矣孝廉之名實相副古今良難其人
汪子內行醇篤宗族鄉黨稱焉余知汪子之爲人竊歎
汪子之學爲不可及嗚呼士有質而弗學而第以區區
鉛槧雁行士大夫之林豈可得乎道州周先生紹魯鄒
微言太極易通與聖經相表裏汪子之學其有所本矣
夫經術明彝倫叙燕居深念筆之於書追身歿而言傳
卽陵谷變遷而其言之可傳者自在天壤此其人又豈
以生平之顯晦論哉汪子往矣有誨子庸言諸子彙而

梓之日過庭錄余於是又歎汪子之家學為不可及也
湖南北年家子每三年省試一會於鄂清殷勤道故以
學問相勸勉猶有古風余序茲錄惘然於存亡聚散之
際然猶幸汪子不與骨而俱朽也紹衣纘緒審言諸子
尚勉旃哉

趙恭毅公自治官書序

習 窩

至治之世師師濟濟必有忠清直亮之臣出則興剔利
弊澤潤生民入則黼黻廟廊贊襄國事蓋其人品卓犖
學問宏深才與識俱超越尋常因而措之事業發為文
章凡章奏文告皆其精誠之所貫注可以感動一時遺
法後世炳炳烺烺卓然不朽於天壤間也恭毅公趙夫

子清操介節愛

兩朝之知遇歷官內外懋績丕著

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四十二年公移節湖南湖南介黔廣之

交苗徭雜處號稱難治公至之日正巳率屬宣揚
聖德凡事之有益於民者舉之不便於民者去之發奸摘
伏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教化大行楚南之俗蒸然丕變
甯時方弱冠為諸生聞公之名慕公之德惟以不獲一
見公為恨戊戌春始受知為門下士因得望見顏色其
氣象則泰山巖巖也其德量則渾金璞玉也其言論手
采則純如藹如悉本天理人情之至當也丙午冬寓奉
命視學湖南過洞庭泝瀟湘歷楓門銅柱之險山阪水滌

庸夫孺子無不思慕謳吟萬口如一夫非公政教之善
感人切而入人深何以得此於民也楚人薈萃公撫楚
時奏疏文移讞牘其二十卷間及洴浙與內擢時所建
白另爲四卷凡公宣猷布化之績察吏安民之方無不
具舉且顏之曰自治官書見公之精彊明敏無一不出
自心裁而非假手於幕客之爲也然則讀是書者豈惟
觀公之政治文章云爾哉人品之卓犖學問之宏深與
夫清操介節才情識見迥然異人之處亦庶幾恍乎遇
之矣

